猗蘭臺集

五

雜文

へ16
3371
5

猗蘭臺集卷之五 初稿

雜著

西記

享保辛丑夏四月吉五鼓自東都發軔將戍洛陽城物先生服子遷太宰德夫岡伯錫岡仲錫守少海各有餞詩分賦十二體是日也飛廉急雨過級河驛有一堂小憇敞房廣泰正道莊逸

門 へ16 號 3371 卷 5
42-11110

從焉泰曰晴近午果晴矣渡六合河午飯河崎驛館外遙眺三麥芃芃覆隴爲青琅玕之狀能孝貞雄先余抵此孝曰往歳君侯奉　召將入東都八月念八日至此置酒飛觴劇飲君侯高歌臣不佞擊筑莊逸大醉眠倐忽三歳矣統曰然余其時銘木蘭子知之耶曰不知往俱共視之記曰三人對酌擊筑高歌旁若無人大噱去過金河驛日沈彩矣過程谷驛左有碑刻曰鎌倉路迫暮抵戸塚驛二日卯後過藤澤驛有寺云遊行上人所叙也已憩南湖舖舍往歳此舍莊逸炙魚問逸今日有魚不曰無有有豆腐已是淮南王所作也君侯封疆多生桂八公亦陪左右不可不進各大啖之已行十里許步沙汭左顧望盡島如青螺亭亭于海上又行里許有一乳母石高數百丈若孤山聞昇夫言其石下有蚌大八席所吐氣則作樓臺余以爲蜃也不

能往視之午飯大磯驛驛之左有鴫立澤古者西行詠歌是以名于澤廼與廣泰能孝等徐步南則滄海漫漫涵乎天東則簑葭菁菁生乎澤實寂寞之地也憇楳澤鋪舍牀上挂壽星新常償畫也償余畫之友也渡相摸河未後渉酒勾河左顧南海萬里不可極目迫暮抵小田原驛去驛五十步城主滕忠英來謁三日黎明發登關山履峻廿四里石兮漸漸挾路樹兮鬱鬱翳

日溪流逆折白雲靉靆峰數十行行改觀或斷或續或方或圓或英或坏或陟或客或隓或陳或如城者或如匹練者或如虎豹者皆雲霧所爲也小憇羽多鋪舍左右高山山腹飛瀑座上寒甚把尊而飲自鋪舍抵山巓九里棧齴巉嶮匍匐進也然而人人不自固也路盤谷合與先行者相遇俯仰與語萬丈之絶冥觸石之吐雲王陽還車想當爾余也同王尊遂抵山巓上夷

巙而有湖有驛湖則六里許水湛如藍颸風揄然沸騰浪波魑魅起雨晴天濕衣驛戶不知夏山之嶮幾窮矣下巓六里抵韮山有寺云宗閑寺古城跡也僧曰古者柳直末間好高戰處好高大潰死直末亦鬪死後好高之族建之宗閑其字云迄今有墉壂之蹤桂樹纍纍鳴鳥嚶嚶已下亦廿四里未後抵三島驛小憩有大祠即三島神曩昔殿樓久廢元祿中再興焉殿前鑿

池鯉魚群集佳木寥窲含風咲肹申後抵沼津驛四日卯後過原驛已飯浮島舖舍丘上有亭云雪皺前望芙蓉後臨滄溟勝之更尤者也亭後有竹扉排之下丘百步到瀛濡能孝莊逸及六七人從行青沙白石夷而如席相與設坐縱目南海之外豆山闕山遙連波濤蹴天蚡汃翢軋帆影忽出没逸曰喚漁舟覓魚輒趨喚之停舟岸頭籠中獲八角魚梭仔貼砂鮑鯱而歸孝

曰美哉美哉不可無彈鋏之客乃分韻同賦過葭原驛直見芙蓉乎此間停車以望壁立數千丈白雪覆日晷先日函關之爲峻也顧視髣髴如一稚子者也渡富士河午後飯蒲原驛未後過由井驛沖津驛抵清見寺寺在山趾衆樹之蔓蔚垂條嬋娟與敞房貞雄廣泰能孝正蔚登樓睥睨有一島嶼名三保横海上十里所松樹鬱茂如長鯨之浮乎連波樓上有搒韓人題詩

也其調下里皆闊口咲抵江端驛日已昳園中有一堂堂枕水匡水滙滙澄矣余暨敞房正勝能孝廣泰莊逸倶上堂主人浮船拋網勝下堂爲之棹少焉獲鱸魚憶張翰事付庖人爲膾庖人請命曰不厭細把尊劇飲幾乎濡首五日黎明發卯後過駿府驛駿之城也古者

神君所在也後遷都於東至于今武人戍守焉近午小憩安部舖舍有糍子此舍名食也廣泰

大噉之是生無酒腸故也過鞠子驛登宇津山曩昔在中郎蹭蹬東時有歌此山而名辟荔何耶午後飯岡部驛復雨矣過藤枝驛及島田驛小時雨歇西隅隮虹申後涉大井河大井者蓋西道之一大川洶涌澎湃迅不易涉是日也淺四尺許然涉人皆剥體矣迫暮抵金谷驛六日卯後登中山抵久延寺有鐘名無間古謂撞此鐘其人必富然其人飲食必生蛭蟲食中怪哉

問僧何處在曰入山十二里如今埋之不能視焉乃喫茗去過日坂驛懸河驛亭午飯袋井驛未後過見附驛渡天龍河申後抵濱松驛七日早發辨色抵舞坂驛渡大江優小雨矣左則南海灘頭四百五十里而遠右則奔坂絶巓入雲所謂散闗也已抵荒井驛小憩雨甚强發過白菅驛亭午飯二河驛過吉田驛抵霜濃渡柳橋自西者至此橋始見芙蓉往自注望至於此蓋

二百四十里高山纍纍相連然而猶所往也乃芙蓉者吾國標也而萬國標也申過呉由驛申後抵赤阪驛雨霽月張彎是日作書於内八日黎明發過藤河驛已過岡崎驛路傍松樹參差左右陵丘躑躅熳爛開右有碑表曰無量寺路里許抵寺古謂此地作橋八矣杜衡芬芳滿于澤乃在中郎東時詠和歌如今無橋澤亦如丘噫千載陵谷變遷僅所餘者杜衡生方池中與

山名八橋焉耳矣亭午飯知立驛過鳴海驛申抵熱田驛有大祠夜渡五十里江篝燈遥見霧靄中四更逆風破浪而北舷爲之側五更風勢衰九日黎明抵桑名驛又復微雨卯後過市場驛亭午飯石藥師驛雨晴午後過壯野驛抵龜山驛源治重來謁治重善余同步到別業美酒佳肴劇罄歡焉未後辭去小憩能古舖舍捲簾遥眺自是將上鈴鹿山在眉睫間已發過關驛

右山名抛毫山巘生樹岩崿雲雨汎沛須臾爲
奇古者滕元信得名畫欲冩焉不能矣爲抛毫
絶倒云是所以名之故也薄暮過坂下驛登鈴
鹿千峰牙距大石横道踰十二折至山上僅二
里然其難難乎關山古者所謂散關也下山三
里許左有田村祠古有據山害人田村將軍承
勅討之人德之爲祠云往四里許抵猪華又
往三百步許抵蟹坂左皆連山爲谷八百八古

也有大蟹害人以故名二更抵土山驛十日晨
發卯後過水口驛近午飯石部驛午後抵梅木
有賣藥舎小憇小飲能孝廣泰正道莊逸啖蕎
麪四子爭强三子俱推避正道三舎酒量亦然
大酣噱未後過草津驛行三里許右過玉河古
者源俊頼所詠歌也以萩花稱焉今如小溝草
萊蓊茂申渡勢多橋北則赤縣者比良者唐崎
者南則石山者三井者東則膽吹者三上者鏡

山者山澤獻奇翫琵琶湖之勝孰能匹儔過粟津
城粟津予之鄉也予齓齠之年客東都相阻於
今日也二十有六年青山大湖宛然如有所思
矣小憇皷濤濱迫暮抵大津驛卯發已過逢坂
此地亦復古散關云大谷小憇汲走井水滈
滈滯沛往者來者避暑於此已後發葢山川秀
麗干青霄舒丹氣知是近 帝都近午渡三條
橋九塗夷庭方軌十二雲聯霧散兒女之麗美
游俠之蕃徒營營乎街衢十一日履任

送水君衞戍平安城序

是歲同寅水君例當協守平安城矣夫平安者
自先王作萬世之固幾千年矣而及吾
神君既合天下撫定萬民於是相攸雍州中央
城焉去 禁闕三里城高百尺闢譙門於四方
措高櫓於四隅五畿之人相競肩一簣鑿溝渠
年許而成云葢

神君有意城焉乎往昔
天子自臨安鎮國家諸侯朝聘自從頼朝起東
以還五百四十有餘歳若周公攝政而治矣爾
乃
天子都于西
神君都于東路阻千里恒遣兵衞十二將而一
歳二將更衞戍焉盖備不虞也不虞有變則
天子幸焉可謂居易而弗忘難也盖癸卯孟夏

初六將發輙取道東海組練三千負弩先驅干
旌翩風飛鋒耀日桓桓烈烈其壯哉山則箱根
薩陲鈴鹿宇津河則酒匂巫池大居天龍也瀕
南海而舟者或十里或五十里其險則蜀弗如
焉其灘則淅弗如焉其激則峽弗如焉然而水
君爲人温而愛士卒人無積薪之怨能服其化
若夫一怒而戰一以當千雖强胡豈可折其衝
哉水君嘗與余從游有年于茲數過余邸中與

言薦士事乃同寮相謂曰統者大謾也非益友矣當諸君相列議事統恒默而不放言乃言則諸君所是非統之是所非非統之非而獨立奇怪豈從游有益哉水君未嘗不聽其言而乃至爲余每有與世枘鑿不相入之嘆辛丑秋水君協守浪華余則別之以詩同寮某曰往水君之書至云受大賜足下足下何賜乎曰贈以白壁某駭曰重賜哉足下何之自得焉曰得之天也

昔卞和氏三獻遂稱夜光和亦得之天也同寮笑曰謾言奇怪故態復發今年將又送其行統伏枕既已五月猶在牀蓐故不能班荊勸酒而徘徊其側嘆於知己不易得焉戀戀聊以悃衷致黯然銷魂怳若有亡亦故人情哉此役也非有轉鬬角射之患雖然且有居易而弗忘難之義不可不愼遂作序餞別云

與東鼇荷堂記

東鼇採荷侍坐滕子曰吾語於爾矣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蓋夫言其美人耶吾聞五沃之土善生之矣夫君子之道也以容聲入耳目爲先是故禮以見其容樂以聽其音衮冕黼黻者所以樂目也金石絲竹者所以樂耳也禮樂相佐以行而禮之貴和和樂之和樂和則歌舞歌以主聲舞以主容故聲之成文言語也舞之成曲威儀也豈非道乎荷與蒲生于澤灼灼其葩郁郁其馥風爲之搖雨爲之降可以樂耳目也且夫河南四面皆山地勢如帶山曰葛城河曰天河於五畿尤勝也而山靈水伯起雲揚浪萬木百卉飛廉鳴動其觀豈不樂乎而其荷與蒲清潔漂泊而高尚可謂美人哉美人善茂可謂五沃之土也東鼇曰君侯之稱美人也大哉臣幸愛荷乃敢取之名堂滕子曰夫名者實之賓也寧可妄取乎而荷之婀娜亦君子好逑矣

登銀閣記

近世甚賞茶至享禮賓客爲一儀式也經營茶室設作器具蓋非如杜育之賦盧仝之歌以彰其德乃流俗嬉戲也雖然自王侯以下至庶人樂之不厭其室也不事華美而事閒寂於其具亦不用華美而用舊古且相交其室則不分別尊卑輕重之等級蓋以其不分別爲親睦也此技也不知其所始至源義政始盛行也其後羽柴秀吉大好之乃當其時千宗易者能通其技爲茶博士宗易者庶人也秀吉者國君也而秀吉延之上座師尊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無不尊貴者大揚名聲其後蟻起蠭集者不可勝數至今隆隆如也余辛丑之歲有戍城之役宿在京師秋七月登銀閣銀閣者義政所建也義政爲人懶惰不能親政乃壯歲隱逸至今二百餘歲此閣猶存此閣之事不足詳焉余乃觀其蹤誠

知義政之興其技忘其身嗚呼嬉戲哉

登金閣記

或論古今曰古之侈者異于今其言未信然也未見史能記之傳于世者才即有之亦野也耳或曰非觀其行與其所爲何得揚搉古今哉余竊察古今有古造物非今者有今造物非古者非獨文彩奇器人物亦然雖然至後世美麗繁多俗勝雅而古所美不以爲美因此觀之今之

侈者孰若古乎蓋金閣也者應永初源義滿所建也夫邈三百有餘歲雖有戰鬭風雨水火雷霆震動之變幸而存焉乃今爲帝都奇觀觀者不可不察古蓋其閣三重而高三丈名曰究竟頂潮音洞法水院法水四方十五步計其上十二步其上九步而法水潮音者粉於木畫以禽獸草藻究竟者漆於木飾以黃金是最高者而東南北有戶牖闌之可以臨眺有檻檻之間不

易容膝也閣中金色畫彩猶存外爲風雨漫漶
不鮮也閣之左右前後漫題名誰某簷牙椽梁
殆遍是亂賊所爲乎有究竟頂字是
後小松帝所書也前苑有池名鏡湖其水泱泱
可以浮舟佳木奇石磊落爲蟠龍嘯虎之形其
石其木亦盡名之率後人所爲也閣北有夕佳
亭安民澤巖下泉龍門瀑銀河泉者其名亦難
信今則爲浮屠之地置佛梵香盖浮屠漫吐空

言誣于古惜哉忠統辛丑七月既望初登此閣
以觀古且喜且嘆義滿經營此閣日夜燕嬉時
人謂曰象著玉栝也烏虖義滿掌天下而大治
豈不一有此閣乎昔漢高祖使蕭何營作未央
宮宮闕壯甚高祖見其治室過度而怒蕭何曰
夫天子之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也此言
信然當應永時營作此閣也未足壯麗焉盖此
閣孰與未央之有東闕北闕此苑孰與上林以

左蒼梧右西極夫論於古者不可不察也

遊三雄山記

統少時蓋志於遠遊矣而以世家子不能都外才臻墨水驪山赤縣深川金龍耳弱冠就封河内也經于國十又一而其行已千里山水之觀太抵得焉嘗耳兩都之尤勝乃及其取道南都都距凡國之東南僅當麻一孤山耳故得遊焉且余江湖生也禄祿處粟津城六年城距西都

亦僅叡嶽一巓耳而以其幼不往及長在東豈又可得哉今歳辛丑夏四月以衞戍處焉歳餘蓋洛之地雖四面皆山而平楚不盈百里哉無往而不形勝是以游俠之徒養交都邑分勝春秋而東遊北遊然而不得其特使人感激彬彬麗藻由可流映千載者豈適吾矯矯逸氣哉以故雖視聽其徒文辭不敢妄往也夫三雄者高雄栂雄槇雄也皆連山稱游於秋也九月既望

黎明自城行十有五里蓋到梅雄谷合僅通一
線徑行五百步得一橋長十丈河云清瀧澗流
磧礫迸勢如散珠聲若戛玉又行里許丹楓挾
徑如不可行下籃輿而小憩仰望得寺門樹抄
緩步乃升二百步而入門逢僧僧曰高山寺之
楓也昨雨色佳甚徐徐從行曰來矣與茗龕室
所睥睨山皆盡也乃往果若其言矣室中壯麗
而庭上多奇石欄左山秀而東南數峯削成蒼

松古栢葱龍映紅谷深百仞斷巖壁立每顧如
有題字西北山趾如丘見長橋幽林間問路通
何處曰嚮所來也大笑而別矣下山從舊徑行
二里許徑左野梅成林又行一里到槙雄蕭寺
寂寞僧導入寺號西明門左立碑字滅不可讀
主僧煮茗水洌而茗香余以渴喫之甚僧曰此
山不樹名焉乃起捲南牖之簾高雄楓葉刺眼
如可折攀也下寺從溪行三里左右山如咼者

五所如臼者二所如笠者三所激水蔣蔣也山寒楓樹半衰踏落葉沒膝又得一橋與一門又升一里許得阿閣有額書曰神護國祚眞言寺是仁和寺覺信法王筆也金堂在南置空海所鐫藥師佛像講堂在金堂北南置五大尊像所鐫焉納涼坊乃在金堂西東謂空海所住也密樹陰日鳥語響谷講堂東北有一鐘樓將往視焉僧曰是稱日國三絶者銘則菅是善序則橘

廣相字則滕敏行也樓高眼力盡不可識文字如何午後抵地藏院僧某爲余灑掃亭南諸山如曬錦銜盃一顧天籟一陳倏忽捲錦墮水水爲之失色可謂三都一奇觀也統旣志於游也壯歲始知秋望盛春望嗚呼時哉

遊嵐山記

嵐山者西京奇勝而於五畿爲第一焉有河曰大居駄流其麓其源也不可窮環白雲山南者

一環大江山北者一二水相會而東其所會曰遠値盖往而游者遠値買舟而下澗流可二十里瞬息而至也盖取游四序最賞者春秋也其取也紅葉飛花也余往也三月既望也近午乃舟而下焉從者數人浮舟七也盖遠値者四面皆山回渕潅潅水色若藍曾岡重阻草木茂鬱行百步所斷岸絶壁高數百丈夾水逆折舟不能雙行水勢益泓汩驚浪打舷時時裾爲濕亾

何舟行若窮而忽又失際也左右山皆無麓疊巖磓嵑或如屛或如車又行里許上爲飛巖如蓋者巨石翼之入則如洞玉乳下垂水道頻迫若不可通水彌益急所過嶺無停瞬山形鬱𡼏客樹蔽日雲起風飄猿叫狼嗷澗泉摧落餘漏如雨從者頗爲不臨危之諫寒且甚乃酌酒而膚不栗也出洞百步峭壁造天木竹無土壤而茂生風搖樹抄韻落崖坻並坐通語不可聞也

稍過其右危峰出瀑曳曰户無瀨高數百丈若白虹沓聏無聲其水流碨磥間若笳吹鳴行五里許日影始暖始得于麓古松紛槮上不見際旣而山始舒水始緩於是繫舟岸頭其上大石砥平可以箕踞垂釣者多投竿處也善釣得鮒鯉云有漁者以罩取魚從者乃買而膾焉因數酌狂態笑語余嘗讀荊州記峽之嶮以爲神奇矣不可得也今乃得相當夫造化之無窮豈謂

無比類哉午前抵嵐山河水大濶深四五尺澄清可取沙石山高不過千仞而更若出水中者櫻松蒙蘢覆冒絶頂花開熳爛迥作白雲狀在昔此山種櫻樹以千云舍舟而陸里許抵法輪寺入門右望絶頂向覆冒者見中峰也寺觀太古也僧導一一指示佛像樓閣下閣入室爲出菓茗余饑甚乃辭去復乘舟矣河上有家家能容勝又舍舟至焉席上直望山則當額河則入

眸有長橋曰渡月舍之東至山趾長可千餘步爲飛虹狀此地多檜杉爲筏而浮水爲之激蕩而有聲亦一奇觀也又舟而橫于中流飛花雪散飛觴浮水流及舟之七亦共大飲叩舷曰噫游子之情哉永和之游非今日哉余嘗欲觀焉有年于茲而繫官于朝願莫之遂辛丑歲以備戍之役在京壬寅得游焉

左能孝白雲窩詩序

當今取乎士者御取絕塵射取穿楊劍以決死生凡如斯耳未聞詩書禮樂以取者其於人也魁梧而壯佼而拳勇而利口是已其文弱者寢而訥者廢而不用不用則病不則蹭蹬而去何其頗也吾幕下士左能孝者自吾褓褓粟津相從形影弗若當吾弱冠頗修詩書禮樂之道取之者數人孝之科在詩與樂蓋公侯大人以爵祿隆隆于世者以百數上於百萬下於萬石其

所養士多寡豈可敵乎而其所以多懼寡貴耻賤者何乎有所不可敵也有所不可敵者何乎乃在其所取盖匹夫之勇如彼其多齊天下國家之道如此亦寡以寡敵無寡亦多矣尚何懼其貴而吾夜郎王自大者豈不然乎吾恒有言夫千歲之後陵谷變遷爵祿豈久哉不朽者文文能載道不可不學是吾之所以愛孝也文弱寢訥孝盖兼之孝乃營一草堂西臺之東懸一

榻壁間下之必於如徐孺者恒愛山水雲雨之觀澹然乃如隱士毅然乃如壯士澹與毅相遭夫其變態萬狀清濁幽顯無不相容是其託心必有所養詩樂於是乎取也孝一日請余曰孝以俸祿之餘營成草堂畫四壁以名山以見朝夕白雲出阿故自名白雲窩願吾君賜之言孝將奉之以爲心戒

書堂記

蓋余嘗侍從
憲廟一日八九同僚臣侍坐
憲廟顧諸臣曰盍各言爾志諸臣承 命其言
各畢矣次至忠統忠統乃頓首再拜曰方今天
下大治亦可以比三代賢良星列威儀正直萬
民案堵産業不怠府庫大富珍寶無鈌何求而
不足乎臣竊惟今時名山大海聖賢豪傑古樂
古舞宮室寺觀如是類乃使吾國之盛相敵彼
華者不爲不多而獨未聞有記載焉以傳之者
是當今所當思也夫文辭者能載古今如左氏
司馬之徒縱横馳騁誇詡千載詩曰鼓鐘于宮
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可謂死而不朽
也是臣之所慕也且臣多病或口吃不能言或
躄而不能行願退居金馬日夜孜孜修文辭論
古今是臣之所願也
憲廟曰善哉爾言雖然我今老矣亦難盡從爾

言乃使爾掌白虎之觀乎經傳諸子百家亦惟
披閱爾所欲第爾多病夫病猶草及其未蔓而
芟薙蘊祟以絶其根勿使能殖乃賜大藥及錦
袍忠絖頓首再拜曰臣荷萬石之祿辱在諸侯
之班無地報恩且今承　大命領　大賜臣無
標末之功謬受　厚澤臣雖不敏死何忌焉葢
晏駕之後八九之臣亦皆星散終不能執其言
也退而獨以　台命不可忘且余嘗入侍從三

年出而列雁班八年今又鬱鬱涸俗衆心成城
衆口鑠金其不堪豈七乎哉且余以先君之故
生長世家口食美味身着輕裘兄弟不幸先余
余亦幼以抱疾父母慈愛見驕乃常厭風霜牀
筆深坐性又惰慢筋駑肉緩古者有曰非其地
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故堯舜治天下養
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各其
所得而成之奚可外慕乎余於文學亦然於是

營書堂聚諸賢論詩賦奏古樂月六次以爲常
盖以欽台命保其天質云爾

送滕不識之官京師

滕不識之官京師定親曰淵深而魚生山深而獸往是故君子牧民之道務在安之哉夫撫育莫大于慈惠教化莫大于禮義是故慈惠育衆教化變俗衆育則國富俗變則賊戢良端曰政者若水之趨下人生有欲欲而不得是以賊生

夫稻粱所以養口也椒蘭所以養鼻也從其俗所欲養給之道行如流也忠統曰昔者太公五月齊治伯禽三歲魯治予聞大器者晩成夫繩之以正直也衡之以正平也規矩之以正方員也其法可法謂之有方良端出定親曰其疾孰與遅統曰夫疾齊也遅魯也親曰端謂齊予謂魯魯國雖衰終不變社稷齊雖彊終奪田氏吾從子說不識聞之曰是遅疾之用也不執不廢

以此法民民治矣源定親字伯祐滕良端字一水併滕忠統皆滕不識之族

送守秀緯適大垣序

以二三兄弟視於古古之文章猶未爲多也即視於古者稱於古也二三兄弟者耳蓋造化於吾東方厚哉然與古者左氏司馬子長之輩鬬奇爭最者服子遷平子和輩數子耳豈亦爲多乎先是守生益嘗謂亾論

神武以前邈矣即數百歲寥寥乎無聞哉然而天之未喪斯文也日月照明霜露潤降何所不爲乎不爲已矣苟其爲乎何所不爲乎即如左氏司馬子長文辭巍巍焉百世之上而掩映百世之下然亦百世之下不無其人何求百世之上乎我則不求焉又何求乎苟其不求乎飄焉而浮于海與赤松子遊焉云盖始謁守生城西也視余如故既而時時接驩以夜繼日數歲益

知守生奇方今國運隆盛人文丕彰濟濟多士互相頡頏即海内稱二三兄弟與左氏司馬子長輩鬬奇爭最者益知造物厚于此哉文章關氣運矣豈人力之所能爲也甲辰之春守生應大垣侯聘將發也同門諸公淸藻如山余曰可歌干旄緇衣之篇哉當今公侯大人擧賢好德乃造碣石之宮起黃金之臺爭延布衣白屋之士上有平原信陵下有馮驩甯生豈不可遊焉以成名乎盍斯文掩映乎海内也世亦益知吾黨奇哉乃於其行祖帳之禮備焉余是以歌干旄緇衣云守生名煥明字秀緯號曰峨眉山人蓋其文漢魏以上詩則不下開元天寶焉

爲左能孝摸文氏墨蹟跋

自晉王氏没幾乎烏有哉至明祝枝山文徵仲王履吉之輩大興而欲與晉相頡頏王元美曰枝山第一徵仲履吉似無優劣矣我雖不生晉

之世意何不至乎即我意不與元美相悖予披此一卷目僅經一二行即知爲文氏晚年之書元美又以壯晚筆意設乎五論可謂能論盖此卷者水口侯之所藏也左能孝欲之甚切而不能爲狐白裘予遂爲摹之予不欲文氏動則作王氏動則作滕氏豈謂摹之乎

摹文衡山書跋

文待詔草行書一卷越君瑞所藏也書法頗異世所識者故人多不信之云余視之未經數字即知爲文氏也余考之盖在筆墨乎裴行儉虞世南不擇褚遂良擇擇者如此乎不擇者如此乎未聞文氏之擇然必在筆墨也而文氏骨髓炳然照眼其可惑乎廣泰求摹余不欲必摸乃以所不惑摸云

藤一水別業園記

一水子別業在驪山之西白鷺林之南盖其大

人仲山公所作世以美觀稱之公嘗事
憲廟有沐浴之暇則至而游矣游則與人同樂
世亦以善宴游稱之其初百木衆草攢立叢茂
樵夫不斧農夫不耕虺蛇貍鼠之所游息也公
始相其地一望而知有奇異乃命剗其榛蕪焚
其汚薉探崆峒究丘壑升之屼如盤之奧如乍
俯乍仰嘉樹芳卉怪石奇巖累累而爭出目行
心娛飄然如至異域公愈益極力通溪行塗除

惡長美以佐輔天然之狀三月而成於是致極
相方棟宇任工宜寒暖則建堂宜遠望則建閣
涼則店月則亭皆各去其處而不相遠而各異
其有而其有也芙蓉削成白雪萬仞滄溟微茫
驚濤千里日月爲之出没辰星爲之轉廻閣之
有也天高猿叫月皎樹鳴悲哀斷腸淚落生感
亭之有也重陰林冷清風襲衣寂然如逌豁然
消憂店之有也倚欄憑檻散帙閒匱古帖新詩

隨意不倦起卧旦暮談笑與衆堂之有也公因其有而愛客陳以酒肉翫以品物於是王敦擊壺禰生撾鼓僚之九秋之变相雜相樂以無罷公乃容之爲吾有終以無厭余與一水子以婚媾之故相暱癸卯之冬遇災舘茲數月謂一水子曰公之一望而得勝以是知其志不止于茲夫知奇擇焉其至可以擧賢教民非智何哉長美除惡其至可以爲政寧國非仁何哉與人同

樂其至可以柔遠能邇非和何哉公之事
憲廟聲名傳世者於是乎知焉實有大人君子之德哉然則此園之所與豈唯山海風月嘉木芳草奇石之美觀哉而子亦不廢父志堂室壞則修焉竹木槁則植焉至今備矣乃至以不改父之道非孝何哉故余且請記焉而有請之者將使後世遊此園者因此勝勿忘公之德是亦非宏于其德何哉一水子曰善因公之言得不

朽之榮何賜如之

送伯曄序

余與子遷論文章之道也談笑終日常以燭繼乃時時知與子遷游者於子遷之言云子遷乃在員郭窮巷修不朽之業而問者滿坐談古不置也人人自以爲其所著述與左氏司馬子長比肩千載猛然横行屹然不相下而從旁觀之乃外則曰吾胡附驥尾爲而内則青蠅不如或竟日悃悃而不得而猶尚傲然爲知之如此者皆自稱從游而非與子遷游者也蓋伯曄不假驥尾者也乃其矯矯意氣不可掩而甞以醫業居閭里好古善文文苟不至漢不爲得之余時時聞之子遷雖未接驩哉巍然氣格扼腕相嚮余甞喜吾黨狂簡動則大言宏議亟爲子遷輩忼慨悲歌苟有時相爲彈冠奚泣不遇哉而人焉知其所爲若夫知之不肯使爲其所可爲也

下焉無論晝袴珠履騎從明靡揚揚食數升之祿即上至設宴置醴挾天凌雲吐鳳擲玉賢主乃延之上坐大賚特寵海内之士皆稱遇會及於俊傑相命有所不然也柰何以其所可爲之材折腰薄祿索名狗監哉則篳門圭竇落魄而至此不足患也已何伯曄就仕甲辰之秋之小倉余聞乃喜詩不云乎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物蓋有響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榮盍出外小倉大國也必有所爲乎侯之有待也必有爲其所可爲乎乃爲乎泰山起雲雨於天下百川四瀆流溢皆盈於是侯新築臺設几使海内嚮風觀之則俊傑之士亦必一日而至即是千載之一遇豈非時哉其唯吾子之榮乎即吾黨之榮也行矣行矣勉哉伯曄善與子遷游故亦且言子遷輩不遇如此蓋切切偲偲有知其意云

徂徠先生答問書序

子遷所校徂徠先生答問書成子遷盖謂經生家專修心爲教浮屠氏何別人皆曰天下國家惟聖人生知不可尚已自非聖人則何以哉禮樂刑政以至百爾所具六經所載窮年不可盡若以修心足矣則曇摩氏可矣何必讀書然後行道世之耳學者亦復經生家是守即稍稍取古經視之皆已經生家附以爲說者乃謂聖人之道六藝之奥亦惟如此而後邈與古違矣則

亦不知聖人之道雖百世無不可行者即以名高私嶌徂徠先生者亦不得窺之則猶尚以世之經生視之見以爲迂事情子遷盖憂之也余語子遷曰傳焉哉登高必自卑此書雖以國字行豈不裨益後世哉且夫非入其門不可觀室家之美雖先生之門牆大高哉如我與吾子亦皆得與聞其說而如先生他所著亦未可遽以暗投人則此書庶乎爲先容焉乎以余忝在邦

君之末不得延後生而一諭之乃序其端以善子還之擧且以言志之同

賀歛堂馬侯六十壽序

葢壽必乎天天之所爲人何知焉而旣有所爲焉故人幾得其所爲而亦復有時哉古之楚丘廉頗羅結衆敬等春秋大高而値干戈之世豈幸而老乎歛堂馬侯年六十矣神氣爽淸步健髮黟每日朝戴星出入人未見其老然亦寵而

不侈久而益敬及其食封萬石秉職侍中尙猶自賤下士言語進退一唯以道人未見其自貴是德也可不得乎天乎今年正月望爲壽之辰諸侯諸士賀於其筵玉帛酬幣充於其門嫡嗣支庶班於其側詩賦音樂滿於其堂忠統曰方今昇平有時哉乃杖於鄕不可不賀遂擧觴爲賀詞曰鬱彼松栢蓊蘙風霜延之壽豈如陵如岡陶陶朋酒酌以霞觴上天祚胤黃耇無疆

摹宋梁楷畫跋

此一卷摹宋梁楷畫也原畫裁作三意者賞荼家尚掛軸故爾其一以照燈撿蠶終其二以頓箔秤繭終其三以繅成織機終合而觀之節節相接儼然一全軸也相傳其二三者東山慈照公庫物近世併其一者在狩守信家筆意奇絶神妙不可言梁楷之畫其斯以為最邪大抵梁楷多減筆以故世初疑之然圖畫寶鑑載掛於院内者人敬伏其精妙則非獨草草此既近乎精妙愈可貴也予乃令狩榮川摹其二新寒竹摹其一三既成與眞無二亦足以為妙手也遂為卷軸藏焉

摹郭熙畫牡丹跋

本畫東山慈照公府藏傳稱天下奇寶中間轉遷不知為誰藏後為土佐侯家物土佐侯以重寶獻之遂入　御府享保戊申以統好畫特

命允賜借覽乃使工摹之匕何探幽所摹出焉蓋其孫探常爲余贈之畫并賛極精妙與眞者無二遂永珍焉可謂與　御物爲雙璧矣

摹玉澗畫跋

得探幽所摹玉澗畫本畫在　御府稱海内奇寶乃相照覽之不啻優孟不亦珍哉享保己酉題

古經考文序

吾日出之邦無所不有況今升平百年文明日隆斯民也方觀國之光不啻三代之化哉乃者南紀山生聞足利學有藏奇書往游焉三年校七經孟子而還其文字異同諸所考證蓋後世刊本所無甚多矣山生之言曰其他奇書猶頗有焉第一人之力三年之日顧且難可兼得焉故所專校止此經而已遂成一書命曰考文予謂二酉石室何地無有況乎吾邦名山福地亘

萬古而無變遷不知其所收藏亦復幾何當今
文明朝有獻書之路野無挾策之禁自茲以往
竹書金簡日出月見則益知吾邦無所不有也
又知吾邦自古文化之治當時君子有藏名山
族乎後代者也又知吾邦其間雖有治亂升降
然亦無秦火猛烈之災也幸哉斯民之生于吾
邦也近物先生至則語及此事先生已序其考
文又慫慂予作序先生之言盡矣予尚何言雖

然山生嘗從物先生至于予家予亦知之故不
固辭姑且共歡在文明之邦得文明之時而爲
之序

甘露頌 并序

享保辛亥夏四月命有司修日光宮廟冬
十月告成十一月甘露降宮城苑庭所在草木
無不流被乃人人採而嘗之甘淳凝結咸合瑞
圖焉昔漢帝造祖廟數得嘉瑞而其他所載史

傳歷歷可數伏惟　國家孝敬事先仁德洽下
百年升平呈祥發瑞固其所也臣忠統與奉休
明不任抃舞謹作頌一篇頌曰
於昭明德富有日新五教敷施四海叙倫穆穆
孝敬爰修
祖廟修之允恭天心攸照甘露時降珠聯玉輝
寶器是承容淳弗晞神明之錫瑞祥浹融和風
增茂萬物寧豐我

君之壽岡陵以堅朝野歡呼億萬斯年布惠廣
運陶陶底綏以娛以樂永懷福釐

坐忘亭記

為政者可必觀游乎夫弩能飛矢而不弛其力
竟衰驥能致千里而不息其蹄竟疲苟不游目
娛心政亦不可成也故古之三公居恆安閒平
夷以察觀世之移晉或有所傷害則補焉事不
慮則輕易輕易則倉卒倉卒則危殆夫慮之道

安靜而能可得焉而安靜之道或有心欲必行之而時勢不使然則不能故亦時依于外物以恬然其所壅滯焉政是以成焉余在今職八載嚮以爲觀游者非政今年始知不然焉辛丑之春開廣苑圃以取觀焉鑿池引流築山架橋種以嘉木美卉宜乎春秋者林池之間爲亭名坐忘席上殆安容膝亭之東南皆窓最宜乎觀月納涼朝罷之暇取游於茲乃琴書碁畫之器操觚含毫之士從容于我側心舒體安若籠鳥之遁去而遨于山林若罾魚解脫而泳于河海於是又慮焉則前所不達亦得而究之益知觀游者爲政之一助也故記以書亭之座右

上

賀頌 幷序

自古聖人治天下盖視時應物而作禮樂立制度勿論堯舜禹湯即至後世苟稱善治莫弗始之基而立則焉由此而守成焉者雖然由質之

華亦勢之所必至自非人主預慮之上務修其政安得羣下奉之不怠哉 國家治平歷世百有餘載戢干戈櫜弓矢實開闢以來所未聞也故亦萬方日飲月鼓以極歡娛焉而太平之久民習殷富蕩然不知或有所缺也則愈居其久愈觀其移視其利害爲之備焉蓋事至而後人知其德之被已也豈易易乎於是吾
君之政以其沐浴於膏澤遂又修心之將萌以

時命有司昭節儉廣蓄積即諸侯邦國亦承行其制令百姓事生産樂其業當今之時國益富民益殷莫弗皆依德之仁焉古今太平之治無以尚焉不亦宜哉孰知其至乎蓋吾
君今年知命之寶筭云即春正月癸卯實爲賀辰大小辟后内外臣僚皆呼萬歲臣忠統誠慶誠賀頓首百拜上壽曰恭惟吾
君旣明明德德洽四海苟含生者莫不相共歡

抃欣舞祈願吾
君億萬斯年矣何以覈諸姑且以近事言之壬
子秋海西山陽南海諸道大蝗非常之災民有
憂色　國家廼下救荒之令不被災國移其粟
於彼以相賑給又所在大發倉庾戶賜之得不
飢之焉然　國家之意尚未安益下加惠之令
救之蓋海西去東都三千里陸舟難急故特轉
東山道之粟輸之大阪又助其不給亦皆吾

君宵旰之不遑民得以蘇息而解憂矣人皆謂
堯之水湯之旱而民所以免災者上政使然也
事至而後人知其德之被已也可不謂聖仁哉
是臣之所以謹言其道由此上壽也若夫妖怪
誕謾之說非所宜以聞故不敢以冥靈大椿稱
之伏惟吾
君德如天地天地無窮其壽亦如之乃拜階下
上頌曰

修仁德兮被斯民人歡洽兮神福臻擇令月兮昭嘉辰上瓊觴兮奉萬春陋神仙兮賤寶珍莫不豐兮福日新

送細因州之崎陽序

諸外司多以先有司所爲乃守而治矣而事物古與今不相同則先有司所爲皆是邪治有時哉崎陽外國會湊之地也諸外國產品載船來互市不絶蓋其貨物古良者今窳今良者古所

不有者亦多焉然而以古觀今大都良少窳多而吾國金銀銅及諸產品互市於諸外國獨不異於古豈先有司所爲是邪而以外國之窳易吾國之良不利莫大焉今窳者以古良之價而不減而窳者不行吾國益不利于崎陽之市豈先有司所爲可守邪治者時哉然則不可守邪亦在良法而已鎭臺細因州善知時治也乃白之執政以平古今之良窳改易互市之法迺除

外國之窳而令稱吾國之良於是崎陽之民始免不利之害遂所互市品物能通用天下矣崎陽之民大喜曰時哉微因公何得此膏澤哉余以今職與聞其政焉故知因州深用心於治而慈愛其民大異諸外司焉矣夫良法立則民之心定民之心定則治道易施矣故法已立則守其法不可改焉惟夫法度之細碎也民之所憂也乃今能知大體以慈愛立法而安民之心則後之守鎭臺者宜守今之法而治也然則治法在先有司所爲而不可不守也今年因州復之崎陽已當其日辰忠統曰子之所立法已施矣無以尚矣吾聞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如此而後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可以稱善治也此先有司所爲而後有司所守者也請勿怠

舘林精公四十壽序

公大祖灌公名譽于長祿文明之亂威武達于
天下也其六世乃公曾大父曰顯公顯公爲執
事寵于
猷廟大受爵祿其次曰雄公寵于
嚴廟爲大阪留臺又加爵祿其次乃公乃父曰
祐公祐公亦爲執事寵于
憲廟後居樞近之職迺迄于公復四世世受繼
而貴寵焉可謂世家之榮也斯皆忠于國家

而與政焉委蛇而卒職焉而至大平之德化敷
施乎四海寛宏之善治浹洽乎萬民則先公時
最爲盛也今公亦爲執事所司莫異於
先公爲職也然而承平百年時勢推移乃已
國家深觀歷世之風俗誕脩勵治之政化命執
政令有司輔正朝禮武備農事倉廩之闕于舊
制凡事率由質朴焉即執政執事及諸有司受
而相爭議焉侃侃誾誾發言盈庭故職事鞅掌

主者勞焉而獨公能不勞其勞日鳴佩執笏修事廟堂當其相參執政而受事而議未嘗言不出一列之上未嘗慮不及諸吏之下懍然矍然達令速乎聲之應響焉夫如是則雖莫異於先公爲職也於其政也何乃不異於先公爲職乎公時最爲難也乃七年于玆公貳公弘化之勩無闕焉可不謂濟美大臣乎今年公年四十諸君子咸賀余不佞以同班之誼知公能與政焉

蓋自古雖多賢良如公之世家世名于天下積善餘慶宜哉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公有焉

猗蘭臺集卷之五